

主编

祝东力 李云雷 孙佳山

Hot Issues and Frontier Research:
Youth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s 2014

热
2
点
0
与
1
前
4
沿

2
青年文艺论坛

北京
文学艺术出版社

青年文艺论坛 2014
热点与前沿

Hot Issues and Frontier Research:
Youth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s 2014

主编

祝东力

李云雷

孙佳山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点与前沿: 青年文艺论坛2014 / 祝东力, 李云雷, 孙佳山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039-6028-4

I. ①热… II. ①祝… ②李… ③孙… III. ①文艺评论—文集

IV. ①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第196263号

热点与前沿

——青年文艺论坛2014

- 主 编 祝东力 李云雷 孙佳山
责任编辑 陶 玮
封面设计 李 鹏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6.5
字 数 6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6028-4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前言

自2011年6月以来，“青年文艺论坛”以每月一期的频率，迄今已举办51期，受到评论界、学术界同仁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艺是时代精神的升华，也是时代问题的症候，我们希望，通过追踪文艺领域的热点与前沿，通过文艺这个社会自我表达的特殊的面和媒质，深化我们的思想，推进我们对时代的认知。

2014年，我们共举办青年文艺论坛12期，即从总第32期到第43期，其中包括第二届、第三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这里呈现给大家的各期论坛发言，经过发言者本人调整润色，既较为精炼准确，又保留了现场感，我们认为，这种集体分享式的带有一定随机性的思考与碰撞，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

本书收入2014年各期青年文艺论坛发言，包括6月份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第三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于2014年11月在海南大学召开，发言内容拟另编成册。

青年文艺论坛的持续举办及本书的出版受惠于许多方面，这里要特别感谢王文章院长、谭平副院长，感谢杨斌先生，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的沈梅社长、陶玮女士以及其他许多领导、同仁和朋友，感谢他们的关心、支持和辛勤劳动。

2015年9月16日

目录

青年文艺论坛 2014

- 第 一 期 “中国梦”与当代文艺前沿问题 /1
- 第 二 期 春晚：新民俗与文化共同体 /39
- 第 三 期 文艺与政治：意识形态去哪儿了？
——以当前文艺作品为中心 /89
- 第 四 期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形态 /131
- 第 五 期 20 世纪历史与我们时代的文化
——从李零《鸟儿歌唱》出发 /169
- 第 七 期 主旋律文艺生产的变迁 /201
- 第 八 期 跨文化传播中的“韩流”现象 /235
- 第 九 期 文化新格局中的舞台艺术 /275
- 第 十 期 新世纪的群众文艺与公共空间 /315
- 第十二期 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权利与数码乌托邦 /353

第二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

文艺评论：新的方向与可能性

- 开幕式 /399
- 第一单元 文艺评论：新的方向与可能性 /421
- 第二单元 新时期以来文艺评论的回顾与反思（上半场） /445

- 第二单元 新时期以来文艺评论的回顾与反思（下半场）/467
- 第三单元 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与当代文艺评论（上半场）/485
- 第三单元 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与当代文艺评论（下半场）/507
- 第四单元 当前文艺评论的现状与前沿问题（上半场）/525
- 第四单元 当前文艺评论的现状与前沿问题（下半场）/545
- 闭幕式 /545

附 录

- “青年文艺论坛”各期主题 /579

青年文艺论坛2014第一期

“中国梦”与当代文艺前沿问题

主持人：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时 间：2014年1月23日（星期四）下午14：30—18：00

地 点：中国艺术研究院334会议室

主 办：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编者的话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阐释了“中国梦”，将“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在此后，又将“中国梦”的核心诉求概括为“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目前，“中国梦”已经成为当下时代的关键词，受到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对于我们来说，怎样理解“中国梦”的内涵及其历史背景？文艺怎样回应“中国梦”？“中国梦”与文艺的未来，与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现实的和理论的问题迫切需要给予及时的梳理和思考。

在本期论坛上，青年学者从不同层面探讨了“中国梦”的内涵与外延、“中国梦”与当代中国现实的联系、“中国梦”与近代以来历史的联系、“中国梦”与“美国梦”的联系及区别、“中国梦”对当代世界体系的超越等重要话题，尤其探讨了“中国梦”的提出对当代文艺的影响及其理论价值。本期论坛既具有较强的学术理论性，又体现了时代的正能量，青年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围绕“中国梦”这样的重大时代课题，做出了颇有新意的探索。

孙佳山：欢迎大家出席第三十二期青年文艺论坛“‘中国梦’与当代文艺前沿问题”。值此辞旧迎新之际，对大家能在小年还来参加论坛表示由衷的感谢！众所周知，2012年末，习主席在视察国家博物馆的时候首次阐释了“中国梦”，“中国梦”成为理解和认知当下时代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怎样理解“中国梦”的内涵及其历史背景？文艺怎样回应“中国梦”？“中国梦”与当前文艺实践是什么关系，与中国的未来发展是什么关系？这些来自现实的和理论的多重问题，迫切需要当前所有文艺工作者思考。

从历时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GDP总量已跃居到世界第二，人均GDP也超过6000美元。在这样的历史阶段，无论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文化艺术领域，都要重新审视当下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历史上，美国梦的提出和兴盛，也是处在一个类似的历史结点，并逐渐衍变至今，它作为“中国梦”的重要参照，对于在今后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梦”的内涵外延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共时的角度看，我们国家在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在近年来，出现很大变化，面临新局面、新形势。比如，以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已基本实现，但是新世纪以来，我们现有的理论也好、话语也好，还基本停留在80-90年代。回到今天的主题，文艺领域的“中国梦”，也是在回应这样一个全社会整体转型的时代挑战。在文艺领域内部，新世纪以来一直都在呼吁建立中国话语、中国风格、中国标准，重建以中国为本位的文艺价值观念，这些其实都和文艺领域的“中国梦”之相关。

今天大家不要有什么束缚，只要跟我们的话题相关，哪一个角度都行，哪位先讲一下？

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我简单说两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图强的新梦想，就像佳山所说，“中国梦”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提出的奋斗目标和社会共识。“中国梦”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所以，“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和人民梦，如果说前两个是过去百余年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和民族复兴梦，那么人民幸福则是每个中国人艰苦奋斗实现理想的个人梦。国家梦、民族梦与个人梦不是彼此冲突和排斥的，而是相得益彰、彼此成就。“中国梦”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对于“中国梦”的理解，我认为有两个基本的层次，一个就是“中国梦”的主体是谁，是谁的“中国梦”。“中国梦”的主体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中华民族”，前者强调一种国家身份，后者强调一种民族身份，也就是说，“中国梦”是一种民族国家的梦想。当然，不管是中国，还是中华民族，都是一个历史的、地域的概念。从历史上看，中国可以分为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其中现代中国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从空间上看，中国始终是多元民族共存的区域，以至于形成一种“印象”，就是不管中国怎么变，中国的历史好像没有中断过，空间也相对固定，尤其是相对近代欧洲和美国来说，这是“中国梦”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中国梦”的内涵，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如果换一个词，就是实现现代化、过上现代文明的生活。也就是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的、工业的、后工业的国家，人民要过上现代化的、工业化的文明生活。这就决定了一系列基本的现代化指标：政治上，人人平等以及大众民主或人民民主的理念；经济上，市场化的、商品化的、货币化的交换关系；文化上，则是现代资本主义或现代工业文明的形态。这是一种与封建制、奴隶制有着根本区别的现代生活方式。这就是理解“中国梦”的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关于中国的、中华民族的，一个是关于现代、现代化的。

中国如何现代化、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确实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为核心的主题。从晚清、“五四”、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文革”以及80-90年代以来，中国选择了革命或改革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次上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可以说各种不同的方案在中国百余年现代史中产生过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自身的肌理。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台机器或电脑，在这台电脑上不仅更新换代过不同的软件、硬件，而且光操作系统也换过好几次，更不用说各种不

同性质的软件了。不过,对于“中国梦”来说,有一个最为切近的背景,就是80年代。不管是中国、中华民族的主体,还是现代化的命题,都是在80年代提出的。在80年代,我们开始用民族、国家的主体来讨论问题,比如“寻根”文学要寻找中国根,比如先锋文学要实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比如政论片《河殇》也是以中华民族来作为主体论述的。需要指出的是,这套民族、国家、文明的概念本身是近代以来西方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是20世纪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抗之前曾流行的政治社会概念。在80年代我们又重新使用这些19世纪的概念来勘定中国的位置,又重新回归到中国近代以来的经典命题——如何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

对于文化工作者来说,我觉得“中国梦”为我们带来了三点启示:“中国梦”是一种态度、一种方法和一种视野。所谓“态度”就是一种文化自信的态度;所谓“方法”是一种理解中国历史的方法;所谓“视野”则是一种当下中国的视野。

首先,“中国梦”是一种文化自信的态度。为何需要文化自信?是因为中国人经常不自信,尤其是近代以来,不自信是常态,甚至形成了一种自我仇恨、自我批判的文化传统。比如五四时期在西方的冲击下,出现了一种激烈的反传统的文化情结,比如鲁迅所说的从来不读中国书、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这就有一种很特殊的文化耻辱感,这是一种遭受西方文明巨大挑战之下而形成的文化自省。不过,并非所有第三世界或被殖民地区都会产生这样一种自我否定式的文化批判。印度的甘地就是通过重提“传统”来回应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他脱掉西服、穿起印度传统服装,用印度纺车来对抗现代纺织工业。当然,这种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方式恰好是甘地深受20世纪之初西方文明冲击,而内部自我反思的结果。在这里,不管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还是甘地提倡传统文明,都是在遭遇现代性的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另外,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说法,所谓的“传统”也是一种“现代的发明”,是为了确认现代文明的身份而重构出来的传统仪式。正如现代中国是理解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关键,因为古典中国、古代中国正是在现代性的视野中被重新阐释、发明出来的。

“五四”时代虽然激烈反传统,把传统文化的根都掘掉,但是“五四”的文化并非不自信,相反“五四”是文化非常自信的时期,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创造一种新文化很有自信。还有一个时代,也经常被认为是反传统的时代,就是毛泽东时代或“文革”时期。和“五四”也很像,这种反传统并没有带来文化的不自信,反而使人们拥有一种创造新传统、新文化的自信,就像毛主席所提出的“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就是一种创造新的民族形式、民族文化的尝试。现在经常一提“传统”、一提“民族”，就马上想到古代的、过去的、非现代的文化，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是要创造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文化、艺术形式。而文化的不自信的时代，恰好是80年代出现的新现象，当然，也可能是失败、绝望之后的不自信，最极端的表现就是说“中国要被殖民三百年”。80年代面对西方、面对新世界，中国再次变成一个落后的、愚昧的形象，所以80年代最流行中华民族的悲情史。其实，近代以来当然有悲情，但是正因为有悲情所以才会有反抗、有革命，这恰好是80年代看不到的。所以说，“中国梦”需要创造一种自信的文化、自信的文明。

其次，“中国梦”是一种理解中国历史的方法。“中国梦”打开了重新理解中国历史的空间，理解一个多面的、多维度的中国历史。尤其是习总书记也提到两个30年的问题，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也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对50-70年代、当代中国历史的“雪藏”和“冰冻”。文化领域基本上用两种方式对待50-70年代或毛泽东时代：一种就是“视而不见”、假装不存在，只谈晚清、谈现代中国、谈民国；第二种就是对这段历史用一些相对抽象的概念来描述，带有一种情绪性、立场性的判断，或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我们现在还很难真正触摸那个时代的艺术和日常生活的伦理。离我们越切近的历史，也有可能隔着十万八千里，反而我们更能亲近于更早的历史。“中国梦”的意义在于打开了中国不同历史的层次，包括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历史。在这里，我再多说一句，对于古代中国的理解很难离开当代中国，因为不管是《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等文学作品，还是诸子百家等哲学经典，都是毛泽东时代文化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今天重新阐释这些作品的前提在于清理毛泽东时代的债务和遗产。

再次，“中国梦”是一种当下中国的视野。任何一种历史的眼光，任何一种回顾历史的努力，都是在回应当下的问题。正因为当下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才会提出“中国梦”的说法，才会重新论述中国历史。“中国梦”的提出有两个基本背景：一是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二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率超过50%。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化的国家，或者说以工业化为主体的国家。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中国要不要现代化，或者如何现代化，而是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之后，该怎么办？我们都知道，现代文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进步和毁灭一样多，马克思就清晰地阐释过资本主义巨大的进步性，以及这种进步的代价。其中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最为沉重，社会代价在于资本主义是一

种不平等、不均衡发展的制度，这曾经是 19 世纪欧洲国家最大的矛盾，当然，只不过欧洲向殖民地转移了本国的社会矛盾。环境代价就更清晰了，如雾霾天等，因为发展总是要面对生态和自然的极限。因此，“中国梦”必然是一种反思现代文明制度，思考可持续、均衡发展的梦。这就是我对“中国梦”的一些粗浅认识。

孙佳山：谢谢慧瑜，一如既往的长大厚重，对于今天的讨论有一点总论的意思。大家可以从他的脉络继续展开，也可以从别的角度进一步丰富我们的讨论。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说几句。“中国梦”是用这个“梦”字表达一种社会理想，我们在表述社会理想的时候，一般不用“梦”这个字。在日常语言的层次上怎样理解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为什么会产生，产生的机制是什么呢？我想，梦表达的是一种“不可能之事”，它完全在现实这个层面、这个纬度之外，完全是另一个领域，才能叫梦，否则就是词不达意。所以说，这个理想一定是超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理想，比一般的高得多，难度大得多，才适合用“梦”来命名这种理想。

在国家层面，大概只有美国梦和“中国梦”是两个可以流行开来的概念。比如也有“欧洲梦”这种说法，还专门有一本书，但这个词就是流行不起来。当然，美国梦和“中国梦”流行的前提、基础是不一样的。另外，“中国梦”这个词不是 2012 年才提出来的，之前也讨论过。2010 年《南方都市报》在纪念深圳作为特区城市 30 周年的时候，把深圳梦、美国梦、“中国梦”放在一起讨论。这个概念早先就有，只是习近平在《复兴之路》展览上又重提这个概念，赋予了新的含义。

先说一下美国梦。美国梦是 1931 年有一个叫《美国史诗》的作品第一次提出的概念，当然美国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个人奋斗的理想早就出现了。可以说，从“五月花号”1620 年靠岸，那一批欧洲移民发布了《五月花号公约》之后，在北美大陆拓殖、发展，美国梦就开始出现了。它的含义，我觉得就是在欧洲的旧体制之外，在一个新大陆去实现在旧欧洲无法实现的梦想，也就是依靠个人的勤奋、努力和机遇，来获取在旧欧洲体制下一般人得不到的财富和成功。当时，17—19 世纪的欧洲还是一个被等级、宗教、民族隔绝、禁锢的旧世界，所以，当欧洲人到了北美大陆之后，就会有一种解放感。北美大陆提供给这些移民的是一个极其丰富的资源环境，到了 20 世纪，随着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又由全球来提供这种无限敞开的资源环境。

所以，美国梦第一是跟欧洲的旧体制相对比而激发出来的新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的力度足够大，所以用“梦”来命名；再有，一个无限敞开的资源环境在支撑

这个梦，支撑两三百年的，而这也是美国霸权建立和巩固的历史时期。

回到“中国梦”。“中国梦”的情况跟美国完全不一样，因为中国没有美国那样的资源环境，不管国内也好，全球也好，都无法支撑像美国那样靠个人奋斗来获得财富和成功的模式。我赞同刚才慧瑜讲的，“中国梦”的民族国家层面的内容比较明确，而且一定意义上到达了刚才说的“梦”的高度。比如说，前两天才看到按日元比价，2013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一倍多，日本是460万亿日元，中国是980万亿日元，这是因为日元贬值比较厉害。我们2010年GDP超过了日本，这个数字有没有意义另说，但是从数字来看，确实是让人有点瞠目结舌，有点像“不可能之事”突然实现了那样的感觉。

按照习近平的说法，中国再有一二十年高速增长是没有问题的，按照这个势头，中国可以迅速走出1840年以来的困境，速度之快是一般人意想不到的。这一点，在民族国家这个层面比较明显，但是在个人层面至少是不够的，我们个人的发展，比如说到2020年我们个人会怎么样？好像没有一种“梦”的感觉，力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在这个方面，也取决于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带领我们把民族国家的“中国梦”做好的同时，也能赋予个人的“中国梦”以扎实的内容。我先说这些。

孙佳山：谢谢祝老师，他从比较的视野，为我们提供了多维度的参照。

郑以然（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我想接着祝老师说。我第一次来这个论坛，我觉得这个论坛特别好，之前办的各期主题都非常有意思，我们研究院的同事也特别想参与，今天我作为代表来参加，不过真的没有准备，随便说两句吧。

关于美国梦和“中国梦”的比较，我有一点不是太明白，想请教一下祝老师和各位。以我个人理解，美国梦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广义角度看，它代表着平等、自由、民主等理念，这和习总书记提出的建立一个民主化的社会是相通的。但是另一方面，从狭义角度看，美国梦和“中国梦”似乎有很大的不同。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美国梦比较普遍和直接的理解是追求个人实现，是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概念，强调每个个体通过自己的奋斗，通过勤劳劳动就可以获得成功。而说到“中国梦”，我觉得更多是强调集体主义的概念，我不知道这个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理解对不对。

在文艺创作上，美国有很多文学、电影作品表现美国梦的理想，比如说从《勇敢的心》、《洛奇》，还有《阿甘正传》。阿甘是一个智力低下的人，但是通过他的不断奋斗，最后实现了梦想，这被看作是美国梦的典型，也被很多美国人奉为至高无

上的精神。

而现实的层面，美国梦也确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虽然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种族歧视仍然是真实存在的，比如黑人被白人警察打了，会引起示威游行和骚乱；但是尽管有这些现象，奥巴马一旦当选，所有人都觉得美国梦是确实存在的，没有人能否认黑人当选总统是对美国梦最好的诠释。不管是在艺术表现层面，还是现实生活的层面，我们都能看到很清晰的关于个人奋斗的美国梦的轨迹。所以，我也想和大家一起探讨，对于“中国梦”，我们以往的文学作品或者将来可能产生的文学作品，会有什么样的模式？

以我看来，我们也不乏反映个人奋斗的作品。比如说第六代电影像《十七岁的单车》也好，贾樟柯的《世界》也好，都表现了一个外地打工者到北京来，特别想通过个人奋斗，就像当年的骆驼祥子一样，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是很遗憾，他们的结局也像骆驼祥子一样，在一次次经历打击之后，结局是悲剧性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文学作品当中倾向于把理想表现成一个梦？又因为没法实现，从而以悲情的结局去追求一种批判的深度？就此，我也想请教一下大家。

孙佳山：谢谢郑老师，我觉得至此我们今天的讨论已经彻底打开了，大家尽可能的畅所欲言吧。

戴嘉崎（自由撰稿人）：我补充一句，刚刚您说美国梦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东西，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的。刚才祝老师提到《五月花号公约》，我印象里面其中提到他们建立北弗吉尼亚殖民地是“for the glory of God, and advancement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honor of our king and country”，意思是说我们建立这个殖民地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基督信仰的传播，为了国王和国家。实际上在北美殖民地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也就是美国梦开始的时候，美国人先辈的梦想是同时具有个人和国家这两个层面的，这也很容易理解。一群欧洲白人到了新的大陆上，自然会觉得：我们好了，我们的国家也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殖民地，所以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统一的。美国梦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它有这样一个机遇，就是说个人的奋斗目标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包括整个欧洲基督教文明发展的目标是重合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您刚才提到《骆驼祥子》，我觉得祥子的故事恰好可以理解为30年代一个进城农民的“中国梦”的破灭过程。之所以梦想最终破灭，我个人理解，可能是由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个人和整个大环境的利益是冲突的。我就补充这一句。

郑以然：我再追问一下，您觉得美国梦和“中国梦”相比是不是有一个方向性的问题？从1620年的“五月花号”开始，就像您说的，个人好了，国家就好了，是一个从下往上的过程。我觉得习总书记的提法并不是没有强调个人，只是说国家好了，民族好了，大家才会好。我记得看过一个白岩松的采访，他说“中国梦”的提法就是让我们由国到家，先让国家实现伟大复兴，然后每个小家、每个人才能都好。

孙佳山：我稍微回应一下。结合中国现代历史的实际进程，其实就比较好理解，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的命运在原有的世界格局中能有多大改变？这些都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前提，改革开放也是这一大格局的延续和调整，所以“中国梦”以及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这种阐释历史的框架，有着一以贯之的历史发展脉络。

张慧瑜：我接着以然提到的说两句，黑人奥巴马当选总统是美国梦的印证，这确实符合人人都有可能奋斗成功的美国梦的定义。但这也是美国梦的限度所在，美国梦更强调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或实质平等。哪怕一千个人中有一个人成功了，美国梦也是成立的，显然，这不能带来真正的平等。十八大之后有一个叫“复兴路上工作室”的网游在网上传了《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卡通片，介绍了美国、英国和中国的领导人选拔过程，说在中国成为正部级干部的几率只有“一点四万分之一，平均所需时间至少要23年”，而习近平主席从基层干部到国家主席“至少经历了16次大的工作调整，治理过的地区人口累计超过1.5亿，这一过程前后用了四十多年时间”，这很像美国梦的故事，从个人成功的角度解读中国领导人的选拔机制。

刚才还说到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好莱坞电影中好像个人主义意识比较强，但其实好莱坞中的个人主义也是国家主义，就像所有超级英雄电影中，最后都有一面美国星条旗高高飘扬，这只能说在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中，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是统一的、一体的。有趣的是，美国的个人主义恰好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美国政府和军事实力来维系，这也是支撑美国梦的基础。祝老师已经提到美国梦是有特殊性的，是与美国特殊的历史相关的，是适合于美国国情的特定产物，其他国家很难复制，尤其是像中国这种自然禀赋有限和人口基数众多的国家，很难支撑美国式的美国梦想。二战后，美国梦发生了变化，从个人成功梦变成了中产阶级的梦，因为个人已经很难像19世纪那样成为产业大亨了，所以美国梦降低为有房有车的中产梦。这也是一种美国特色的梦，其制度基础建立在把制造业、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等欠发达地区，除了军工、高科技行业，美国只保留如金融业、文化产业和服务业

等非工业化的产业，这种中产梦也是中国很难复制的，就像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基本上是伴随着中产梦的破碎。

说到“中国梦”，往往会提到集体、国家的层面，好像个人的层面被忽视了。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一方面，个人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中确实经常被打断，被民族、国家的诉求所压抑，问题在于为何个人主义的路在中国走不通，或者说个人的梦为何经常会失败？正如“五四”之后，个人主义成为启蒙的主旋律，但是人们很快发现个人根本没有出路，只有通过改变社会、改变国家的基本制度，个人才能获得成功和幸福，我们现在很难把个人的困境归结为国家、社会制度的问题，只能怨自己；另一方面，经过30多年，尤其是20多年来的激进市场化改革，原子化的个人已经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而真正变成现实，我们感受到了社会、集体、社会、单位的全面瓦解，个人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唯一的承载者，所以个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堪重负、步履蹒跚，现在不是个人主义的不够，而是什么都要个人来背负。

其实，个人主义在现代社会就是一种幻想，马克思早就分析过《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组织和集体的存在。说到组织，上到国家、民族，下到社区、朋友圈，个人总是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组织中，其中家庭最为重要。就像好莱坞电影中，个人主义总是和中产阶级家庭密切联系在一起，甚至家庭比个人更重要，哪怕世界都要毁灭了，但是中产阶级家庭一定要获得拯救，因为家庭是个人抵御市场经济的最后的避风港。

孙佳山：谢谢。慧瑜提醒了我，其实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美国有一整套金融—军事机器在维持他们宣扬的美国式的个人主义。比如影视界已经定论的“所有好莱坞电影都是男人回家的故事”，好莱坞电影的“回家”叙事能讲得通，自然离不开这一套举国战争体制的保护。而对中国来说，毫无疑问很长一段时间，个人是得不到国家保护的，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话，即便资产阶级再革命，也没有能力摆脱半殖民地性质。所以在20世纪的中国，集体的力量被格外强调，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才有出路。

石一枫（《当代》杂志社）：我感觉“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区别，比较粗浅的可能有几方面，一个是刚才你们说的，我认同，就是美国梦更强调个人成功，“中国梦”首先强调集体的成功、集体的强大。应该是有这么一个逻辑。

祝东力：最标准的界定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石一枫：对，是一个民族的概念。刚才说西方人是为了上帝建立殖民地，这个